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江西

朝擊突詠議大權御衆充軍機使護軍賜紫衣銀印馬先奉初編集

高皇后

漢紀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 漢紀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

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夏四月

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

祿女妻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
哀王不疑薨 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爲恒
山王更名義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秋星晝見 伊
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爲昌平侯 夏
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類爲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
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
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
太后語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

嗣治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遂廢帝
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桓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
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以軹侯朝爲恒山王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有司請禁南越
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
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以壺關侯武爲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初令戍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十一月

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夏四月丁酉赦

天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亦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河陽 行五分錢 宣平侯張敖卒

賜謚曰魯元王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

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

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

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

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

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巳丑日食

書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二月徙梁王

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太爲濟川王 呂類女爲將

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口生

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

令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

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

澤爲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酖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

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

通鑑卷三十一
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 三月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擗太后腋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太后遂病腋傷太后爲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

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 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

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

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卽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

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
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
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
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
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
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
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
佐太尉太尉今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
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
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
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
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
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
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
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
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
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

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頽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男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戕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况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

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隳血京師此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灑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

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策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

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荅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巳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群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

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掎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

救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
遂為趙王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
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
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
軍灌嬰為太尉 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
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
盜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

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
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
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其不取其
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

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通鑑卷十三
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因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
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
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
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
毋竇氏爲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
幼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
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
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

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
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

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
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
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
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
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

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 帝益明習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媿汗
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
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
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
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
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
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
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
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
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
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
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
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
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
制與中國侔帝乃爲陀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
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

通鑑卷之三
五
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

通鑑卷之三
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齊哀王襄薨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詔列侯各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爲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
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頽
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
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
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于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
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
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
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
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

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免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

署素益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糜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僭擬者並

通鑑卷十三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然後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燕敬王澤薨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筆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六 起闕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不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

通鑑卷之四
娘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河內美八母弟趙兼因
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
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
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
以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
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
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
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
者魏敬到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

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
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
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五月匈奴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
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
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
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復
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畱游太原十餘日 初大臣之
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

立齊王故紕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
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
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
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
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
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
敗自殺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
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
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
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
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
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
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
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

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蔽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

稱善是歲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爲丞相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絳侯周勃旣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

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薄太后亦以爲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
提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
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旣見絳侯獄辭乃
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
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

用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
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

天下公得顧利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
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
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
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
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犇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
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
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
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

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巖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

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

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

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

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

通鑑卷之四
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縑絮米藥今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

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

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

通鑑卷之四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
定治而已如此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
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
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惱身慮亡聊
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
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
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
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
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
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
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
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

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顛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

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

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灋然則堂不無陛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虜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蒼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災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誇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

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

喪服往哭之乃自殺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韋叡奏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丞元理檢校上護軍賜紫魚袋臣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七

起玄默迄灘盡柔兆閏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灑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

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灋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劔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

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
禍也五不當一故兵灋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甲身以事彊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
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
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
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

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荅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其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

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灋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

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灋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爲人隋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

通鑑卷五
號曰智囊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

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

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
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
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齊太
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
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灋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
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
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
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
諸當髡者爲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爲城旦春當劓者
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
告及吏坐受賕枉灋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
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爲城旦春者各有
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
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
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

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
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
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審侯魏邀爲北山將軍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
上乃止於是以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
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
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
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
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

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灋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灋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今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
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
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是歲河
間文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爲漢得水德魯人
公孫臣以爲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
之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
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此自絀 夏四

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赦天下

九月詔諸侯王公

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
鼂錯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
濫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趙
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
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

壇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又分齊爲六國丙寅
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
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
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勃侯辟光爲濟南王淮
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
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 秋九月新垣平使
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
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
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
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
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
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
欲祠出周鼎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
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
孝惠皇后張氏薨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
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

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棧陽宮

六月代孝王參薨

匈奴

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

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

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二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

通鑑卷五
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以振民民得

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旣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

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
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
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
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
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
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
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帝即位
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
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
素盞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
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
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初

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
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
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
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

奴和親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初文

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

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

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

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

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

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以廉謹得

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

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

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

十始傅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

江王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
長沙王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
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
九卿灋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縊所言不用疾錯錯
爲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
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
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口錯
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穴官居其中且又我使
爲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

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

侯陶青爲丞相丁巳以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 彗

星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熒

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梁

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

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

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

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

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

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直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石錫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漢紀八

起疆圉大淵獻盡上章因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

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凡

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灋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
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
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楚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
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
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
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
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
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
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

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
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
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
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
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
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
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
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

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咸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乂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戍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

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戌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

通鑑卷六
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
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
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
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
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
未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
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

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
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
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
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
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
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
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
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
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

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
廂甚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
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
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
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
曰愚計出此唯上熟計之乃拜盜爲太常密裝治行
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
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
禮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
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
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
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
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
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
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
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
間人於殺澗阨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
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

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澗間
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
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
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
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
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
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
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
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
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竒道難以立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
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
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
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

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
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
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
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
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
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弁將兵兵未度淮諸
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
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
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
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
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
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
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
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
邳未至疽發背死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
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
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
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

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
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
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
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
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
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
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
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

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
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
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
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
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頽
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
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
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
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

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今者鼂錯天
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爲
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
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
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
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
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
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

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

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狼虎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

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誣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

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

王闕薨 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吳楚七國

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

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以故得完吳

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

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

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爲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初上爲太子薄太后以薄

氏女爲妃及即位爲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爲

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

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臧

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

不肯予決內之太子宫生男徹徹方在身時王夫人

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爲太子其母栗姬齊

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後宮諸美人

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

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

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

所定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

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

行

七年冬十一月巳酉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太子太傅

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

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

通鑑卷之六
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濟南太守鄧都為中尉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七八寸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墻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中尉鄧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灋中都而殺之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

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

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灋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

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
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
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
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
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
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
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
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
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
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
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
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
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
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
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
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
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
灋不行也伏灋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
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
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

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爲清河王 秋

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

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

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
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
舍爲丞相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

疑若雖文致於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意

忽忽不樂 十二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 春二

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

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
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
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
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
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詭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
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
是 上旣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
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
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鬻畢一罪乃更
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旣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

之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
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
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
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
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
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兵兵李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

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
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
引兵而去平日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
日有食之 自邳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灑
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竈成爲中尉其治效邳都其
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城陽共王喜薨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
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二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

二十二日壞城垣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
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
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
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
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
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
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
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
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
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
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
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
而死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
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
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
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
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
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
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
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瀆與盜盜
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

算貲四得官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
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
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
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太子即皇
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 三月封皇太后
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班固贊曰孔
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
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
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
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
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
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
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
人給家足都鄙倉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
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通鑑卷之六
三

灋先行義而後詘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
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